

楼含松 主编

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⑫

樓含松敬署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楼含松 主编

作者、书名索引

清代编七



12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本册目录

清代编七

左文襄公家书	左宗棠(6775)
褚氏家约	褚维屋(6922)
褚氏家训	褚维屋(6926)
云卧山庄家训	郭昆焘(6943)
女儿经	贺瑞麟(6962)
妇女一说晓	贺瑞麟(6966)
成人篇	张寿荣(6974)
复堂谕子书	谭 献(6981)
裕昆要录	陈延益(6988)
善馥堂家训	林 穗(7004)
四言闺鉴	冯树森(7008)
负暄闲语	周 馥(7015)
张氏母训	张承燮(7097)
谕儿书	吴汝纶(7117)
黄氏义庄条规	黄仁济(7138)
李州侯家训	李受彤(7163)
治家格言释义	戴翊清(7179)

庭训录	赵润生(7207)
家训十二事宜	陆维祺(7224)
女学篇	曾 懿(7229)
张氏家训	张廷琛(7250)
慈荫堂家训	庄清华(7283)
诒穀堂家训	王子坚(7286)
作者、书名索引	(7303)

左文襄公家书

(清)左宗棠

《左文襄公家书》二卷，清左宗棠撰。

左宗棠(1812—1885)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二年(1832)中举人，曾入湖南巡抚张亮基、骆秉章幕府。历任浙江巡抚、闽浙总督、陕甘总督、军机大臣、两江总督、南洋通商大臣等职。光绪元年(1875)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，力主抗击沙俄，击败俄、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，收复乌鲁木齐等地。有《左文襄公全集》行世。

该书流传很广，影响深远，可与《曾国藩家书》相媲美。著名学者罗继祖评价说：“此书量才曾书三之一，所言与曾氏大同，不外诫子孙当守家范，励志读书缮性，而以满盈为深戒。……恪靖(左宗棠被封为二等恪靖侯)教子弟矢志耕读，现其裔孙仍世继绳，能不失为湖南一世家，虽旧业荡尽，而家风未尽凌替，诒谋可谓远矣。”

该书常见版本有1934年上海新文化书社排印本、1936年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、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出版的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本及岳麓书社1987年整理出版的《左宗棠全集》本等。(周于飞)

卷 上

咸丰二年

与周夫人

与时来，接到手函，知山中尚不甚寒冷，稍为心慰。

贼匪初四日用高桌椅逼搭上城，不解城中何以漫无防备。其实城外二十八日得大胜仗，杀毙贼匪千馀名，生擒五百名，江面浮桥已被风吹断，本是一大好机会，詎料有此一大失耶？常南陔已于东城被害，双

提军、常王两镇军及藩臬司道各员俱已遇害。百姓缒城而下者不过数百人，兵丁逃去者亦不过数百人。鄂城自入本朝以来第二次失守。此地当江汉要冲，有事东南所必争之地，贼明善守，克复未知何时，念之令人忧愤不已。

湖南土匪四起，办理殊不易措手。新墙土匪完毕之后，即密致江岷樵带楚勇由平江暗抵浏阳，办“征义堂”土匪。此股啸聚至二万人，已十馀年之久，正思窃发。我与中丞密谋办之，通省司道以下无一知者。大约此事不甚十分为难，能趁此剿灭，消除肘腋之患始好。不然，外寇方张，内寇复起，则更难措手矣。

罗苏溪升云贵总督，见到荆襄防堵。菲材当此重任，如何能了？曾涤生见有旨代其任，不日想可来省。

我经手事件极多，一时难于限定归期。大约归时先着邦庆归，带舆夫来接。如二十五六尚不到家，则二十八日可着舆夫四名来此接我也。

保举折已出，中丞必欲保我知县，即选加同知衔，坚辞不获。少云以修南门外炮台及城身之故，俟分部后以主事尽先补用，赏员外郎衔，中丞亦以我故也。然我不独未曾求之，并真心坚辞数次不获。即此可知中丞待我之厚，而存心之公道也。

吴左晚等年下可遣散，恐不能待我归。二兄曾欲移家入城，闻此警当又入山，惟恐不深矣。

湘上农人字。壬子。

与孝威

字谕霖儿知之：

阅尔所写请安帖子，字画尚好，心中欢喜。

尔近来读《小学》否？《小学》一书是圣贤教人做人的样子。尔读一句，须要晓得一句的解；晓得解，就要照样做。古人说，事父母，事君上，事兄长，待昆弟、朋友、夫妇之道，以及洒扫、应对、进退、吃饭、穿衣，均有现成的好榜样。口里读着者一句，心里就想着者一句，又看自己能照着样做否。能如古人就是好人；不能就不好，就要改，方是会读书。将

来可成就一个好子弟，我心里就欢喜，者就是尔能听我教，就是尔的孝。

早眠，早起。读书要眼到、一笔一画莫看错。口到、一字莫含糊。心到，一字莫放过。写字要端身正坐，要悬大腕，大指节要凸起，五指爪均要用劲，要爱惜笔墨纸。温书要多遍数想。解读生书要细心听解。走路、吃饭、穿衣、说话，均要学好。也有古人的样子，也有今人的样子，拣好的就学。此纸可粘学堂墙壁，日看一遍。

廿三夜四鼓。

久不作篆，偶为霖儿书《千文》仿本五纸寄去，须玩其用笔之意，以浓墨临之。

咸丰六年

与癸叟侄

癸叟侄览之：

郭意翁来，询悉二十四日嘉礼告成，凡百顺吉，我为欣然。尔今已冠，且授室矣，当立志学作好人，苦心读书，以荷世业。吾与尔父渐老矣，尔于诸子中年稍长，姿性近于善良，故我之望尔成立尤切，为家门计，亦所以为尔计也。尔其敬听之。读书非为科名计，然非科名不能自养，则其为科名而读书，亦人情也。但既读圣贤书，必先求识字。所谓识字者，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，方是善学。终日读书，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，乃能言之鸚鵡耳。纵能掇巍科、跻通显，于世何益？于家何益？非惟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冯钝吟云：“子弟得一文人，不如得一长者；得一贵仕，不如得一良农。”文人得一时之浮名，长者培数世之元气；贵仕不及三世，良农可及百年。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。科名亦有定数，能文章者得之，不能文章者亦得之；有道德者得之，无行谊者亦得之。均可得也，则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？此志当立。

尔气质颇近于温良，此可爱也，然丈夫事业非刚莫济。所谓刚者，非气矜之谓、色厉之谓，任人所不能任，为人所不能为，忍人所不能忍。

志向一定，并力赴之，无少夹杂，无稍游移，必有所就。以柔德而成者，吾见罕矣。盍勉诸！

家世寒素，科名不过乡举，生产不及一顷，故子弟多朴拙之风，少华靡佻达之习，世泽之赖以稍存者此也。近颇连姻官族，数年以后，所往来者恐多贵游气习。子弟脚跟不定，往往厌失所，外诱乘之矣。唯能真读书则趋向正、识力定，可无忧耳。盍慎诸！

一国有一国之习气，一乡有一乡之习气，一家有一家之习气。有可法者，有足为戒者。心识其是非，而去其疵以成其醇，则为一国一乡之善士，一家不可少之人矣。

家庭之间，以和顺为贵。严急烦细者，肃杀之气，非长养气也。和而有节，顺而不失其贞，其庶乎。

用财有道，自奉宁过于俭，待人宁过于厚，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。济人之道，先其亲者，后其疏者；先其急者，次其缓者。待工作力役之人，宜从厚偿其劳，悯其微也。广惠之道，亦远怨之道也。

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。十六以前知识未开，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，此数年中放过，则无成矣。勉之！

新妇名家子，性行之淑可知。妃匹之际，爱之如兄弟，而敬之如宾，联之以情，接之以礼，长久之道也。始之以狎昵者，其未必睽，待之以傲慢者，其交不固。知义与顺之理，得肃与雍之意，室家之福永矣。妇女之志向习气皆随其夫为转移，所谓一床无两人也。身出于正而后能教之以正，此正可自验其得失，毋遽以相责也。孟子曰：“身不行，道不行于妻子。”

胡云阁先生乃吾父执友，曾共麓山研席者数年。咏芝与吾齐年生，相好者二十馀年，吾之立身行事，咏老知之最详，其重我非它人比也。尔今婿其妹，仍不可当钧敌之礼，无论年长数倍，且两世朋旧之分重于姻娅也，尊之曰先生可矣。

尔婚时，吾未在家。日间文书纷至，不及作字，暇间为此寄尔。自附于古人醮子之义，不知尔亦谓然否。如以为然，或所见各别，可一一疏陈之，以覩所诣也。

正月二十七夜四鼓，季父字。

与孝威、孝宽

孝威、孝宽知之：

我于廿八日开船，是夜泊三汊矶。廿九日泊湘阴县城外，三十日即过湖抵岳州。南风甚正，舟行顺速，可毋念也。

我此次北行，非其素志。尔等虽小，当亦略知一二。世局如何，家事如何，均不必为尔等言之。惟刻难忘者，尔等近年读书无甚进境，气质毫未变化，恐日复一日，将求为寻常子弟不可得，空负我一片期望之心耳。夜间思及，辄不成眠，今复为尔等言之。尔等能领受与否，我不能强，然固不能已于言也。

读书要目到、口到、心到。尔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，不辨明句读，不记清首尾，是目不到也。喉、舌、唇、牙、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，蒙笼含糊，听不明白，或多几字，或少几字，只图混过就是，是口不到也。经传精义奥旨，初学固不能通，至于大略粗解，原易明白，稍肯用心体会，一字求一字下落，一句求一句道理，一事求一事原委，虚字审其神气，实字测其义理，自然渐有所悟。一时思索不得，即请先生解说；一时尚未融释，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，务期了然于心，了然于口，始可放手。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，时复思绎，乃为心到。今尔等读书总是混过日子，身在案前，耳目不知用到何处，心中胡思乱想，全无收敛归着之时。悠悠忽忽，日复一日，好似读书是答应人家工夫，是欺哄人家、掩饰人家耳目的勾当。昨日所不知不能者，今日仍是不能；去年所不知不能者，今年仍是不能。孝威今年十五，孝宽今年十四，转眼就长大成人矣。从前所知所能者，究竟能比乡村子弟之佳者否？试自忖之。

读书作人，先要立志。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？是何学问？是何才干？我现才那一件可以比他？想父母送我读书、延师训课是何志愿？是何意思？我那一件可以对父母？看同时一辈人，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？斥骂者是何坏样？好样要学，坏样断不

可学。心中要想个明白，立定主意，念念要学好，事事要学好。自己坏样一概猛省猛改，断不许少有回护，断不可因循苟且，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，方可慰父母之心，免被他人耻笑。

志患不立，尤患不坚。偶然听一段好话，听一件好事，亦知欲动羡慕，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。不过几日几时，此念就不知如何销歇去了。此是尔志不坚，还由不能立志之故。如果一心向上，有何事业不能做成？

陶桓公有云：“大禹惜寸阴，吾辈当惜分阴。”古人用心之勤如此。韩文公云：“业勤于勤而荒于嬉。”凡事皆然，不仅读书。而读书更要勤苦，何也？百工技艺及医学、农学，均是一件事，道理尚易通晓。至吾儒读书，天地民物，莫非己任。宇宙古今事理，均须融澈于心，然后施为有本。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，尔等有成与否，就在此数年上见分晓。若仍如从前悠忽过日，再数年依然故我，还能冒读书名色、充读书人否？思之，思之。

孝威气质轻浮，心思不能沉下，年逾成童而童心未化，视听言动，无非一种轻扬浮躁之气。屡经谕责，毫不知改。孝宽气质昏惰，外蠢内傲，又贪嬉戏，毫无一点好处可取，开卷便昏昏欲睡，全不提醒振作。一至偷闲顽耍，便觉分外精神。年已十四，而诗文不知何物，字画又丑劣不堪。见人好处不知自愧，真不知将来作何等人物。我在家时常训督，未见悔改。今我出门，想起尔等顽钝不成材料光景，心中片刻不能放下。尔等如有人心，想尔父此段苦心，亦知自愧自恨，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？

亲朋中子弟佳者颇少。我不在家，尔等在塾读书，不必应酬交接。外受傅训，入奉母仪可也。

读书用功，最要专一，无间断。今年以我北行之故，亲朋子侄来家送我；先生又以送考耽误工课，闻二月初三、四始能上馆，所谓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者又去月馀矣。若夏秋有科考，则忙忙碌碌又过一年，如何是好？今特谕尔：自二月初一日起，将每日工课按月各写一小本寄京一次，使我查阅。如先生是日未在馆，亦即注明，使我知之。屋前街道、屋

后菜园，不准擅出行走。如奉母命出外，亦须速出速归。出必告，反必面，断不可任意往来。

同学之友，如果诚实发愤，无妄言妄动，固宜引为同类。倘或不然，则同斋割席，勿与亲昵为要。

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，恐有损失。如必须借看者，每借去，则粘一条于书架，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书，以便随时向取。

庚申正月三十日。

家中寄信到京，封面上写“内家言一函，敬恳吉便带至都中东草厂十条胡同长郡会馆，确交四品卿衔兵部左大人开拆，司马桥左宅寄。”背面写年月日封。

与孝威

孝威知之：

卅日过湖，曾一信寄回，想已接阅。自二月初一入荆河口，至廿四日始抵荆州，五百馀里竟行兼旬之久，实苦迟滞。今已雇小车八辆、轿二乘、马两匹，向襄阳前去。大约须闰月初始抵都也。

尔在家须用心读书，断不可如从前悠忽，是所切嘱！大一岁须立一岁志气，长一岁学问，勿贻我忧。馀俱详前谕，不多及也。

二月廿四日父字。

与孝威

霖儿知之：

涿翁处专人回湘，卅日自宿松起程，大约十四五日可到省。曾寄高丽参、燕窝、阿胶等物与尔，未知已到否，尔近来病已全愈否？客中闻尔病，忧思颇切。自得初八日家书后，尚未接到续禀。入夏后光景何如？尔体质颇弱，药饵调理固不可少，然安心静养尤其所急。日间随意写字看书，不必久坐久读也。

我于旬日内外由宿松出江，买棹西还，大约端节后方可抵家。金陵官军各营于闰月十六日败溃，大局顿坏，时事日非，殊堪悲叹。归后仍

须乡居，为避世计，可告汝母知之。

四月初三日，父字宿松大营。

与孝威

我于廿日由宿松启行，廿七日舟泊岳州，现阻风南津港，候北风发，二三日即抵家也。

过鄂时，适接尔十一日信，言病状颇详，我心稍稍放下。咏老赠人参、陈阿胶与尔，意厚可感耳。

廿九日辰刻父字。

与孝威

孝威览之：

启行后，廿六日抵章门。途间接涤帅信，宁国府于十二日失守。涤帅方遣李次青观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，正值张副宪内召，因欠饷军溃，贼遂渐窥岭防。次青抵徽甫数日，分所部鹏营防丛山，贼至败走。涤所派援之兵亦败。廿五日徽郡遂失，次青未知存亡。徽城大而陋，储粮既乏，百务均未备。次青所部仅二千五百人入城同守，涤翁派援之鲍军门一军又未到。兵单地险，贼多援缓，此城之失，固在意中。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，涤翁在祁门，崎岖险阻，地逼势孤，亦殊可危。安庆获贼伪文，呈知逆首陈玉成有分两路上行之说：一扰皖北，一扰江西。我当率所部五千余人由安仁、乐平扼婺源，以固江西门户，而通祁门之气，特虑贼踪速至，婺源不可得到耳。

楚军自省至江西，沿途整肃。言者谓为向来未有，众而能整，或可一战。然贼势浩大，时局至艰，未知攸济。燕都夷近，征调川楚勇丁赴援，尤时事之大可忧者。我既挺身任事，不敢有所推诿，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。

尔身体尚未复元，凡百宜知保爱，毋贻我忧。尔母携尔往外家之说，未知果否。读书亦可养身，只要有恒无间，不在功课之多。万方多难，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。尔年幼弱，诸弟更小，须一切禀母命行之。

所有读书做人终身之计者，为尔言之。时记我言，免我忧虑为要。

九月初四日，章门营次父谕。

与孝威

霖儿知之：

接两次家书，均未及复。军事甚烦，又未开仗，亦无可言者。

皖南贼众且悍，涤帅居祁门，未为得地。今群贼环伺，应接不暇，所恃者鲍、张两军及我部五千馀而已。现发老湘桂勇右营六营截剿安仁窜匪，即由粤、楚边界窜入江西者。贼已闻风远窜，已飭星速追剿。如前途有兵遏截，可期悉数歼除。惟皖境贼氛日逼，当速进屯溪扼之。是处介休宁、徽郡之间，相距各四五十里，为休、歙之贼所必争，到此当有数大恶仗，惟当慎以图之。

自抵乐平后，大明军令，革一营官戴国泰、三什长，斩一勇一夫，责革吸烟勇丁三十馀名，军事日有起色。如果饷需无缺，专心兵事，当有可观。江西官民喜其毫无扰累，惟索饷则频频不应，无如之何。如东征厘饷可月得三万五千两专济我军，已向郭意城询之，则当请于涤帅，以此济我之困，免得仰面求人耳。王兴多病不耐劳，李贵亦然，故俱弃之。凡营中革逐之人，不得其意以去，到省后必造作一番谣言，可置之不听。尔在家以养身、读书为事，一切均经谆谆训诫，勿贻我忧。

英夷事已于九月十二三互换和约。銮舆返宫，根本幸尚无恙，然辱甚矣。

东南贼势尽聚皖南，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。江、浙、皖军事均不堪问，以无将之故。涤公处人才亦乏，调芎泉不来，旨不允。子春亦为骆中丞带去。只一魏质斋可调，我曾请之涤公，涤恐南中不肯令其来也。李金暘之为，人所深悉，然求之江、皖，尚少有及其勇者。此子留之湘中，无人驾驭，终必为患，故我意调之。王永章、周达武、陈品南，已请之涤公矣。涤公于我极亲信，毫无间言。惟才略太欠，自入窘乡，恐终非戡乱之人。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，轰烈做一场，未知能遂其志否。

家中用度及延师之费，每年由营中付二百金归，省蓄用之足矣。此

外断不准多用，断不能多寄，致损吾介节。刘、王诸兄见我寒苦，以四百金存我家中，我不知也。可以二百金划存家中，以二百金请吴翔冈代制好劈山，切勿用动为要。且等我下次信到再说。

明日大队拔向婺源，我自率亲兵二百先到祁门一行，再由祁走婺，会师进屯溪。

尔母体气何如？念念。此谕。

少云处忙中未及致书，可即以此示之。

十月廿三夜，景德镇行营。

与孝威

阿霖知之：

前月十七日得安仁警报，即派六营截剿，得获大胜。贼窜入德兴，又发四营迎击，一战遂克复县城。贼窜婺源，我兵追到，一战即鼠窜浙界。共毙贼五六千，解散数千，拔出男妇数百，而我军仅一弁带伤后物故，又两勇阵亡而已。此次新军甫试战事，而十日之间连获三捷，克两城，未亡一卒，则训练之效也。将士勇气百倍，若慎以用之，当尚有数好仗可打。

昨夜得涤翁密函，建德失守，普镇败退。势逼饶、景。我已前调梅村、石泉诸军速回景镇，诸军克婺后尚留于彼以资镇压。明日可到。闻此信后又加调老湘桂营二千人并来，约十二日可到。诸营到齐，当可稳打。此贼是伪忠王李秀成，人数实有四五万之多，颇称凶悍。从苏州而来，杨厚庵曾于南陵途次亲见之。且与诸友察看机势图之。

江西无一枝好兵相助，各处有急则咨请速援，而月饷则吝不之与，实为可恼。暂尚未大欠，然新军必须如期发数月乃可欠也。

浙抚奏请我督办浙中军务，答应四万一月饷。旨意询涤帅，徽、宁可少此军，则令赴浙。涤必不放我，我亦不肯倍涤也。

家下事我无心问及，一切有尔母在，谨听教诫，毋贻我忧。

十一月初九日父字。

与孝威

孝威知之：

接尔来字，具悉一切。

近日战事，自克婺源后又力保景镇，击退大股贼匪数万。诸将尚颇用命，餉事尚只欠一月，可告尔母放心。

儿此时学业尚浅，不应试亦可。能保爱身体，专心学做好人，便是门户之幸，不在科名也。

佑生欲抽空归家，已令其归。大约此次可得保举。渠言明年二月仍同睦参将、章守备新勇来营，亦可听他。履祥、禄昭、袁升都照旧当差，履祥较安静。

此间汰去营官戴国泰、队长宋润昌及各散人等，均是万无可用人，到家必造作谣言，可勿信之。

我体气如常，不必挂念。

狄研霞脾气坏极，此间无一人合是，已遣其归。惜去书四套、印色磁合十个，可收好分致也。

腊二日父字。

复夏经生信可着人送去。

与孝威

字谕霖儿知之：

前两次械示德兴、婺源诸捷及守景德镇、浮梁城击退大股逆贼诸捷，想可得览。诸贼方翕聚江、皖之交，与涤公及我为难，年内尚有大仗开。将士心志渐孚，当尚可用，可告尔母放心。

吴翔冈代我造劈山廿杆，曾以公牒私函致之，由若农观察转递。尔接此信，可携银二百两送去，亲交翔冈，千万千万！袁升家信来，需银甚急，渠请付银六两交其弟袁明，尔可令何三叫袁明来家付之。何三在家当差甚苦，我曾诺以每月三金，不可失信，尔可告汝母照给之。此项及垫发袁升薪水，均应在营中账目上支取，俟后有便再寄归也。

多隆阿都统及李希庵廉访在皖北打大胜仗，四眼狗求救于皖南诸逆首，或者皖南之贼此后尚易打。然石逆馀党又从湖南窜入江西，悍而且众，又是楚军之累耳。成军以出，忽忽半载，功业未建，转瞬又逼残年，思之愧愤。幸体气较在家时尚健，可勉大支持。杨石泉因葬亲故暂辞归，赠以二百金，固却不受，只取四十两作盘费。其在军劳不言功，性情恬淡，尤为可敬。克庵勤恳，梅村沉毅，真君子也。梅村已保臬司衔，克庵保知县知州衔，石泉保知县同知衔花翎，然均不乐受。即此已非他营所能有矣。

少云处忙时不及作信，可以此视之。

腊月十一夜三更，父字。

咸丰十一年

与孝威

孝威知之：

接腊月初十日禀，知家中清吉，尔兄弟姊妹均好，甚为欣然。

尔年已渐长，读书最为要事。所贵读书者，为能明白事理。学作圣贤，不在科名一路，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，即不得科第，亦自尊贵。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，作几句工致诗，摹几篇时下八股，骗一个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究竟是甚么人物？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，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，守此耕读家风，作一个好人，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。生尔等最迟，盼尔等最切。前因尔等不知好学，故尝以科名劝动尔，其实尔等能向学作好人，我岂望尔等科名哉？来书言每日作文一篇，三六九日作文两篇。虽见尔近来力学远胜从前，然但想赴小试做秀才，志趣尚非远大。且尔向来体气薄弱，自去春病后，形容憔悴，尚未复元，我与尔母每以为忧，尔亦知之矣。

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，聪明强固，盖义理悦心之效也。若徒然诵读而无得于心，如和尚念经一般，不但毫无意趣，且久坐伤血，久读伤气，于身体有损。徒然揣摩时尚腔调而不求之于理，如戏子演戏一般，上台

是忠臣孝子，下台仍一贱汉。且描摹刻画，勾心斗角，徒耗心神，尤于身体有损。近来自来时事日坏，都由人才不佳。人才之少，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，留心本原之学者少。且人生精力有限，尽用之科名之学，到一旦大事当前，心神耗尽，胆气薄弱，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，尚有担当。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？八股愈做得入格，人才愈见庸下。此我阅历有得之言，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。读书要循序渐进，熟读深思，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，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，所以养心者在此，所以养身者在此。府试、院试如尚未过，即不必与试。我不望尔成个世俗之名，只要尔读书明理，将来做一个好秀才，即是大幸。军中事多，不及详示。因尔信如此，故略言之。

李贵不耐劳苦，来营徒多一累。其人不能学好，留之家中亦断不可。我写信与郭二叔，求他转荐地方可也。

家中大小事件亦宜留意，家有长子曰“家督”，尔责非轻。长一岁年纪，须增一岁志气，须去尽童心为要。

辛酉正月二日四更，梅源桥行营。

与孝威

阿霖阅之：

由意城、南坡之处所寄之函均到，但不快耳。

自到梅源桥，初九日一捷后，闻祁门有警，即分援之，而令四营罗近秋、黄有功、李世颜、黄少春等随鲍军追贼。正月廿六又获一大捷，江西九江、饶州各属一律肃清，建德亦无贼，池州府属。鲍军之力为多也。现接探报，徽、宁大股窜入婺源，又须亲往剿办，真是应接不暇耳。兵事一切已详致二伯信中，可与少云、大姊同阅后寄去。自顷连战数次，皆无损折，计自成军至今，阵亡者不过数人，带伤者不及百人，病故者亦少，将士之心日益亲附。尔所闻于翔冈者，多非确实之谈。外人多畏我严，多谓我尚气，殊不知我，此不足辩耳。

尔今年小试，原可不必，只要读书明理，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，便是好儿子，不在科名也。